

党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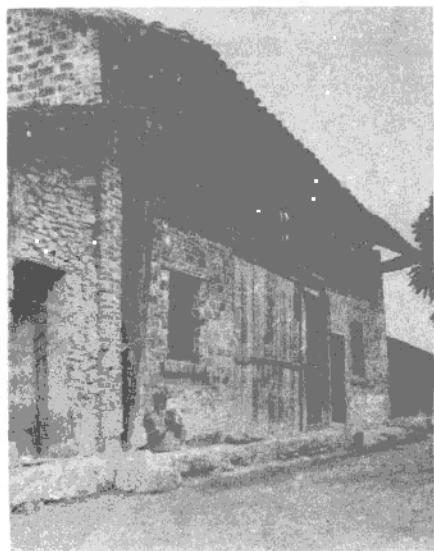
中共大庸市永定区委党史办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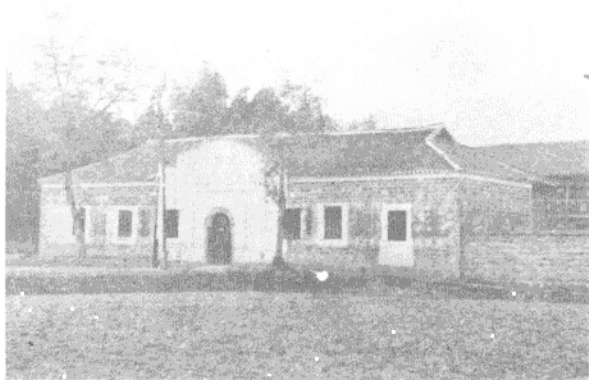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一年六月

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标语



地下党联络点高桥酒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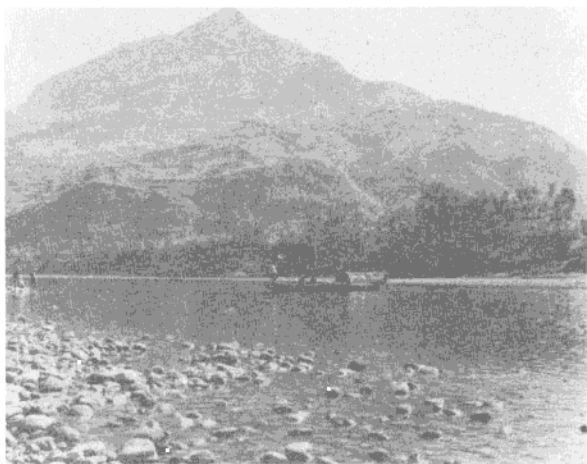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丁家溶会议会址



鸡公垭战役肉搏地



红军长征黄家铺渡口



龙四姑向青少年进行传统教育

丹心可昭日月
精神永励后人

刘家望题

目 录

珍贵的献礼〈代序〉	杨次伟 (1)
我的红军生活	张寿清 (2)
北固乡游击队始末	许义华 (13)
湘鄂川黔苏区一支游击队的成长	王晓康 (21)
惨痛的历史教训	许义华 (28)
在大庸的岁月里	刘诚达 (55)
湘鄂川黔苏区的财政工作	范子瑜 (58)
苏区时代大庸县委及独立团情况	穰明德 (63)
关于大庸游击队到溪口的情况	袁任远 (65)
湘鄂川黔根据地斗争点滴	张宏光 (67)
贺胡子向我问敌情	刘 珍 (73)
红军解放大庸城	黄少庭 (76)
一九三四年红军到大庸	黄玉振 (79)
我所知道的“缝工连”	许 青 (81)
我是红军连队的卫生员	李 林 (82)
参军学医	刘 珍 (85)
鸡公垭阻击战	龚福恒 (87)
红军长征渡澧水	崔先源 (92)
贺龙亲自指挥渡潭口	纪希晨 (101)
我家八口踏征程	侯清芝 (103)
长征路上忆长征	许义华 (118)
开路先锋	黄少庭 (128)
长征路上血和泪	李 林 (134)
红军歌谣	摘自《峥嵘岁月》 (138)
惨痛的回忆	龙四姑 (145)

抗战时期大庸青年活动·····	郭德山 (147)
党中央营救我们到延安·····	周世朝 (151)
黄水河边接亲人·····	张寿清 (154)
延安见闻·····	李 林 (158)
我为彭总发电报·····	周世朝 (163)
滕子镇突围·····	周世朝 (167)
解放前夕大庸人民的深重苦难·····	邓 英 (170)
大庸人民迎解放·····	王育久 程杰生 (191)
解放大庸之役·····	摘自《天门怒潮》 (195)
田角喋血·····	古 今 (206)
征战白马山·····	摘自《党史月刊》 (218)
编后语·····	(241)

珍贵的献礼

(代序)

杨次伟

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前夕，中共大庸市永定区委党史办，整理编写了这本革命回忆录，定名《当年》，作为呈献给党的一份礼物。

大庸市永定区，是湘鄂西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中华苏维埃湘鄂川黔省委、省革委、省军区始设永定城内。当年任弼时、贺龙、肖克、关向应、王震等革命领导同志，在这里领导工农大众闹革命，漫烧起求解放的熊熊烈火，谱写出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之歌！

《当年》，是老红军、老干部、老同志回顾当年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，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情景。其中有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地下党的星星之火，有湘鄂川黔苏区的漫卷红旗，有八年抗战的烽烟云雨，有三年解放战争的冲锋号角有解放初期的剿匪胜利。比较全面地再现出当年永定的历史画面和风采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革命先辈对党无限忠诚，显示出他们对敌斗争的大智大勇。书中既有昔日官、兵、匪、霸践踏下百姓的痛苦呻吟，又有痛击反动势力后人民的欢声笑语内容翔实丰富，史料真切动人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

古人云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；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了解党的历史，了解党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路，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，对于资政育人，对于今人和后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，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都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。

《当年》问世了，是建党70周年的珍贵献礼。

一九九一年四月

我的红军生活

张 寿 清

一、投入党的怀抱

我叫张寿清，小名叫岩头，在当年红军队伍里，大家都叫我“小鬼”。

我于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在大庸县永定镇。童年的命运是悲惨的，半岁死娘，两岁死爹，由大米溪坎上的孤身伯伯来抚养。五岁时，伯伯去世，又由嫂嫂杨培妹带到她娘家养到八岁，嫂嫂叫我给高桥大财主龚文之家放羊。

龚文之在永定镇开有两个铺子，又在高桥开有一个酒店。龚文之在当时也算行善好施。特别是龚妻姓张，我叫她姑妈。她见我老实又机灵，叫我在高桥卖酒。

龚文之的田土与临近几家财主的田土相挨，我在地里认识了几家财主的长工，一个姓朱的对我最好。空闲时间邀我进城看戏，哪里有红白喜事也同我一起去看热闹。老朱是个子人，无牵无挂，对我很关心。慢慢地我才明白，这个操外音的老朱是个中共地下党员，他经常在高桥酒店和一些外来人碰头，为红军来大庸作准备工作。有几次碰头也叫我参加了。

一九三三年，红军退出湘西，但红军的旗帜仍在穷人心中飘扬。从汉口来的地下党员彭正禄经常以卖豆腐干为名，在高桥一带活动。我第一次见到他，是在蓑衣潭的一家鸦片馆里。这个鸦片馆晚上还可以住宿，三流九教，五马六猴的人都喜欢在这里落脚。看见老彭背个大包袱走进鸦片馆，包里卷着的是两块平板布，一兰一青，还有一根量布尺和四条纸烟。老朱和老

彭说话时，面孔表情很严肃。老朱与老彭密定，利用高桥酒店作联络点，并确定我为联络员，负责转送信件。老朱对老彭说：“岩头忠诚老实，脑子机灵，做事可靠，发展他为候补党员。老彭点了点头。从此，我便投入了党的怀抱。

彭正禄同志负责永顺、桑植、大庸三县的联系。那时搞的是单线联系，十分隐蔽。老彭老朱或由他们派来的人，一到酒店就装着打酒，乘人不注意把信件同钱一起给我，我按约定的时间与接头的暗号将信件交给从桑植或永顺来的“客商”。

“客商”说：“买金银线两支”。我说：“没有，只有兰的”。

“客商”接着说：“买一包烟”。随及拿出空白纸条当钱交给我，我将一包“烟”交给“客商”。高桥酒店是桑植通大庸城的必经之地，也可通永顺。为了联络方便，特地经营烟与丝线姑爷姑妈见我扩大了业务，增加了收入，更喜欢我。我利用卖酒卖烟卖丝线的机会，为地下党转送信件六次。

这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龚文之从保长家回来，面带愠色地对我说：“岩头、你年纪虽小，干的事可不小啊”！我知道可能是我们的活动被保长发觉了。但我仍然装着不知道，任龚训斥。当天晚上，我正在关店门，老朱来了。他悄声对我说：

“我们的活动被发觉了，联络站不用了。我们十来个人明天都要走了。你已经暴露，今晚与张正朋就走”。张正朋三十几岁，大庸张家湾人，按派我叫他三叔，我很喜欢他。我问老朱：“去哪里？”老朱说：“上湖北，去洪湖，找贺龙当红军”。

半夜，张正朋果然来了。他问我：“岩头，走不走？”我就说：“走！”我又说：“我应和姑爷姑妈说一声呀！”龚文之夫妇听了我的叙述，姑爷姑妈都说：“你快走，保长白天开会时，说马上要捉你”。

当夜我三叔张正朋就离开了大庸，经慈利、石门，又到常

德坐洋船去沙市，历时六、七天，终于在洪湖东边溪沙河找到了红军。

二、溪沙河抢枪

我参军的这支部队是肖克从江西带过来的一支三百多人的部队，他们是到湘西去接贺龙的。一九三三年冬月，他们正在溪沙河一带打土豪、扩红。张正朋带我找到团部，我被编到十七师四十九团一营三连，张正朋编在一连。当时三连只有三十来人，住在一个大院里有的正在擦枪，有的在洗衣服，一个个头上还戴着伪装。连长叫张正发，看上去不过十八、九岁我问连长：“你打人不？”连长说：“红军不打人不骂人”我说：“你要打人不就不干了”。连长看我说话幼稚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小鬼、你住连部，当我的通信员”。接着要我换衣服红军战士穿的是兰色衣服，冬天了，仍没穿棉衣。连长见我衣薄，硬把他身上的衣脱下要我穿上。第二天，他从团部领来了一件与我身材相称的兰色军衣，我心里很高兴，又问连长要武器，要子弹。连长确说：“小鬼，枪一响，你自己去向敌人夺武器，我们红军的武器大多都是从敌人那里夺来的”。因此，我只盼望打仗。

机会很好，第二天就在溪沙河打了一仗。

那天，我们连奉命转移。一路上，红军虽然士气旺盛，但武器少而不整齐，一个班只有五支枪，有的人背大刀，持梭标有的还是徒手。战前，连长说：“打仗要不怕死，要敢冲锋，持枪的只准打一枪，主要靠大刀砍，梭标戳，谁夺得了枪归谁使用”。

这次战斗，红军早已得到情报，敌保安团二百多人朝红军

驻地开来。四十九团在溪沙河山沟边设伏，三连在沟东，一连在沟西。我背一把大刀片跟在连长身边。大约上午九时左右，敌人直往山沟里钻。他们一个个械弹精良，机枪还穿着枪衣，敌军官口里还哼着淫调，看来毫无准备，连侦察也没派一个。

突然，我红军一声枪响，喊杀声大作，红军战士犹如猛虎下山，挥舞大刀、梭标，直向沟底扑去。无战斗准备的敌人惧于红军声威，除少数顽抗外，大多纷纷跪下投降。当时，我虽有一把大刀，但不会用，索性甩下大刀，一口气冲至敌前，连夺敌军两支枪，还缴得二十几排子弹。我将另一支枪送给比我还小的战士，我留下一支马枪。这次战斗，红军共缴获一百九十多支步枪，两挺机枪，还有几支短枪。

正当我为自己有了一支马枪高兴时，张连长告诉我，说三叔张正朋受了重伤，十分危险。等我赶到三叔身边，他睁开双眼，断断续续对我说：“岩头……你家里……无人了……红军就是你的家……跟着红军……好好干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就咽气了。我跪在三叔面前泣不成声。

三、塔卧军训识肖克

溪沙河战斗后，队伍就连夜出发了。走了很多地方，多半是晚上行军，白天休息。走过的地名记不清了，只知道部队是开往永顺塔卧去的。有一次在一个村子宿营，我见到了彭正禄他是另一个连的连长。他对我们三连张连长说：“岩头是我们在大庸发展的后补党员，现在可以转为正式党员了。他的情况我了解，我可以负责……”第二天行军中途休息，几个党员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开会，叫我也参加了。最后举手表决，一致通过我为中共正式党员。不久，组织委员在战斗中牺牲了，我被

补选为党支部组织委员。支部书记陈万沟要我讲话。我说讲不好，他说：“你就讲讲党员除交党费外还应作些什么就行了”。我一下开了窍，说：“共产党员打仗要不怕牺牲，如果只剩下一个人，也要坚持下去……”

大约走了十来天，部队开到了塔卧。我们在塔卧住了半个月，主要是整军训练。

我给连长当通讯员，连长对我很了解，处处关心我，也严格要求我。他见我第一次参战一个人能夺两支枪，打心眼里高兴，在军人大会上表扬了我。塔卧军训，他教我练劈刀，还教我打拳，晚上给我讲战法战术，另外要我识地图。晚上睡觉，我在梦中背诵张连长教给我的军事知识。张连长的教诲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时，我遵照张连长教导我的要领，不倦地练习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
塔卧军训结束那天，肖克军长在四十九团团长陪同下来到打靶场上。连长选了全连的优秀射手为首长表演，我被选上了。肖克军长高大魁梧，见人一脸春风。在首长面前，我用理智控制激情，出列后屏住气，按连长教导的射击要领，打了个“十环”。肖克军长对我微笑着说：“小鬼枪法不错，还要学点武术，以后打仗就更有办法了”。肖克军长停了一会儿又说：“小鬼要学文化，要学会指挥打仗”。我听了肖克军长对我的鼓励和教导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肖克军长离开靶场时，对四十九团团长说：“小鬼不错，要好好培养”。

塔卧整军训练一结束，我被调到团部当通讯排长，以后和肖克军长的接触就更多了。

四、王家厂处决敌探

第二次与肖克接触是我在四十九团当通讯排长不久。队伍

驻在王家厂。王家厂是一个小集镇，有三里长的一条南北向的街，两旁有两千多户人家。集镇没有城墙，是一个较大的交通卡子。团部住在集镇中心的一家大商号的大屋里。我们四十九团是主力团，军部同团部一起行动。一个晚上，我被人叫到肖克的住处，还有几个干部也在座。我刚一座下，肖克就问我：

“小鬼”交给你一个任务，有信心吗？”我起立回答：“首长指挥我奋勇前进，保证完成任务。”肖克说：“很好。我们要执行新任务，连、排、班的正职都走，副职留下，你留下指挥一个连的兵力和一百多人的游击队，在这里留守三天。”我有些担心，对肖克说：“首长，我不是连长，又没有战斗经验，怎么能指挥这么多人呢？”肖克说：“要你指挥你就指挥嘛，莫讲二话。”我心情十分激动，说：“我服从命令！”我团王团长对在座的几位干部说：“小鬼现在是团部的特派员，都要服从。”

大部队当晚就出发了，我带领几个连排干部重新看了地形按照地形部署了力量。敌人是从东往西而来，我们在退路布置军哨，进路上安置一个班的兵力。流动的县苏维埃政府与游击队在一起。部署停当后，回到住处。我想到自己的兵力不到二百多人，来敌却是一个师，一旦让敌人了解了我们的虚实，必定以大批兵力朝这个交通卡子上涌来。我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找来几个连排干部商量。他们都说：加强巡逻，严查敌探，封锁情报，准进不准出，使敌人无法知道我们演的空城计。

这天晚上，我彻夜未眠，四处检查，并亲自站岗放哨，直到天明。

第二天早饭后不久，我正在集镇东边几个小山头上检查工事，有一个老百姓跑来报告，说有三个形迹可疑的人打听红军情况，问红军与游击队的人数。我立即叫一个班长带领战士行动。我刚赶回团部，那三个打听红军情况的人被送到团部来了

一审，果然是敌探。他们供认：是由国民党四十一师委派来的来搞红军情报的。对这三个敌探该怎么处理呢？我想起肖克军长曾经对我说过的贺龙的起义部队内，由于混进几个敌特，后来指挥机关被打烂的故事，面对紧迫的形势，我同意大家的意见，处决三个敌探，并写了布告。

三天后，我们告别了王家厂，会见了肖克军长。他听完我的汇报说：“小鬼，处决得对！”

五、忠堡设伏谈兵机

一九三五年六月上旬，我们四十九团直接在肖克的带领下转战湘鄂西一带，经永顺、龙山进入湖北来凤、宣恩。由于根据地遭到敌人破坏，又值青黄不接之时，粮食极度缺乏。一路上，我们只好买青苗，将稻穗解决给养。部队差不多每天都要打仗。有时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，又吃不饱饭。但战士们的情绪却很高昂，没人叫一声苦。肖克军长也和我们过一样的生活经常与我们四十九团一起行动。他走路有点跛，据江西过来的老同志说，肖军长的左脚在江西作战时受伤。但他走得很快，行军很少骑马。

六月十二日，敌西路纵队司令张振汉带领敌四十一师增援宣恩，我团奉命设伏于咸丰附近的忠堡。我们通讯排随肖克军长与四十九团的参谋长一起行动。天亮时，我们来到忠堡附近的一个马鞍形的山凹上，背后是座高山。

肖克看安地形，放下望远镜，对我说：“小鬼，这仗怎么打呀？”我说：“首长怎么指挥，就怎么打。”“如果由你来指挥呢？”我知道这是首长在战前对我的考核，看我有无进步，同时也是在培养我啊！我据在裕卧军训时所学以及连长、团长平常讲的

战法，我大胆地说：“这里的地形很好，指挥部就设在这个马鞍形的山凹里，后面这个大山头便于进兵，敌人不易发觉。坪中的那家独立屋后的小山头，在敌人进入伏击圈，我们的枪响后敌人必定拼命抢占，可派两个排从右边冲过去，冲锋队形成之字拐，以防敌人重机枪……”肖克军长高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小鬼，行呀！”接着对参谋长说：“那家独立屋的左右两面是水田，正面是一条河，敌人不好挖工事，把迫击炮调过来，当敌人结集在独立屋时，猛轰几炮”。肖军长说完回军队，走了几步，又回头说：“小鬼，你们一定要完成消灭敌四十一师的任务！”参谋长抢先说：“坚决完成！”

中午，敌四十一师进入忠堡。我军立即分段将敌包围，团部侦察首先与敌接火。当敌军涌至那家独立屋边时，参谋长命令迫击炮连轰轰两炮，将房屋打垮，一营长高个子，率队抢占对面山头，我们称“江西老表”的一个营长中弹牺牲，还倒下了几个战士。这时，我从峪边的小道赶上了冲锋队，一鼓作气冲上山顶。接着，战斗班冲过几个山头，我们一直扫到天黑才奉令返回冲敌警备连。这里是敌指挥所，敌顽抗死守，我们乘黑接近敌人，双方都有伤亡。

天亮后，我军继续组织冲锋，迫击炮又向敌指挥部发了两炮，我冲锋队直赴敌阵地，敌人打着白旗出来投降。

忠堡战役，敌司令部被打死一百多人，歼灭该师三个团，生俘敌师长张振汉。

六、横渡澄水 炸敌碉堡

忠堡战役后，四十九团撤至永顺龙家寨休息，战士们为没参加板栗园战斗而纳闷。肖克军长对我说：“你们四十九团要好

好休息，以后打仗机会多的是。”

不久，国民党几个军往桑植开来。我团立即连夜冒雨行军天亮前来到澧水一个渡口边，只见河对岸有个碉堡，隐隐约约看到碉堡内忽明忽暗的灯光。显然，这里有敌人扼守，而渡船又在碉堡下边。此时，肖克军长也来到河边。他看了对岸的动静，命令四十九团派十二个人泅水过河，把敌碉堡炸掉，夺取渡船。

我是泅水的十二个之一。河面不宽，但水深流急，冰冷刺骨。我们脱了衣服，举着武器悄悄地游过了河，摸近碉堡。碉堡门前的哨兵正龟缩一团打盹。我们一个战士用短刀宰了哨兵接着甩进几颗手榴弹，堡内敌兵大多一命呜呼，未炸死的举手投降。我们得了渡船，去接对岸的部队。

天渐渐明了，我们在渡口的上游找到了徒涉的浅滩。除一部分乘船过河外，大部分都从上游徒涉过河。接着向桑植城挺进。

我们赶到桑植城郊的一个山岗下，战斗已经结束，红军正在召开大会。会台上座着贺龙、肖克等首长。这是什么样的大会呢？台前中间站着被俘的敌军官，台下还有成千俘虏。听说这些俘虏大部分要放回家，还给他们发路费。有的俘虏不愿回去，要求参加红军。后来听说在忠堡俘的敌师长张振汉也参加红军。他的炮打得很准哩！

红军粉碎了敌人的“围剿”，我四十九团奉命开往慈利、常德、沙市一带打游击。

七、开始长征

红二、六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，在敌人更大规模的“围